

一会儿落雨，一会儿晴，母亲说这是长菌子的好天气。童年时的夏末秋初，太阳雨总会在劳作中不期而至。雨水裹着松针的清香渗入泥土，仿佛给山野施了魔法——那些沉睡的蘑菇便在夜色中悄然顶开腐叶，撑起一柄柄小伞。

上世纪80年代末，父亲所在的单位连年亏损，工资薄得像层纸；母亲卖泡菜的钱筐里，硬币永远盖不住筐底。家里4个半大小子正是“吃垮粮仓”的年纪，饭桌上的愁云比雨季的天还阴沉。直到某天，母亲望着窗外忽晴忽雨的天光，眼睛倏然亮了。“明天上山，捡菌子去！”她激动地说。

茅塔河左岸的缓坡上，枫树与青冈树交织成绿色穹顶。我们兄弟4人攥着防蛇的木棍，像勘探宝藏的冒险家，用棍尖小心拨开松针地毯。突然大哥的惊呼炸响：“九月香！”我们呼啦围拢——十几朵橙红蘑菇从松毛下探出身来，伞盖饱满如盛放的牡丹，背面的褶皱透着蜜蜡般的莹光。最动人心的是伞尖凝结的露珠，手指轻触便滚落掌心，沁凉里带着松木的清甜。

母亲教我们用指甲掐断菌根：“留得根脉在，明年重又生。”大哥顽皮地示意我们往菌坑啣口唾沫，就像猛兽在自己的领地做上标记，然后覆上薄土。这看似有些诡异的仪式，实则是山民与自然契约的默契。我很快学到诀窍：凡见松毛微微隆起处，底下必有乾坤。果然扒开一处鼓包，竟藏着一朵

野山菌忆记

□ 聂斤

未完全展开的九月香。鲜红菌盖裹裹如花苞，仿佛丹霞揉碎后点染而成。捧到鼻尖轻嗅，一缕奇香钻入肺腑，似松脂与蜜糖在晨雾中交融，难怪乡谚赞它“放一片，香一锅”。

更深的山林里，青冈树下藏着另一番天地。青冈菌如罩着青纱的仕女，菌褶层叠似百褶裙；虎掌菌肥厚敦实，黑白云纹在伞盖上晕开；石灰菌则通体雪白如石膏雕塑，圆滚滚的菌球让人想起缩小的月光。母亲用棍尖指着一丛金黄蘑菇对我们说：“莫采黄包皮，看着富贵，嚼着像柴渣。”接着，她又用棍尖挑起朵紫斑菌抛远：“牛屎菌穿绸缎，毒得很！”山里孩子第一课，便是“美丽往往暗藏杀机”。

背篓渐满时，林间的白雾早已散尽。小弟篮底的虎掌菌挤成黄褐相间的云团，我的九月香在篓中铺出橙红锦缎。母亲把篓绳勒在胸前，背篓压弯的脊梁像拉满的弓。歌声从小弟口中淌出来：“采蘑菇的小姑娘……”我们立刻接唱，歌声、笑声惊飞了树梢的斑鸠。

集市上的主妇们围住背篓、篮子，手指翻拣着野菌。五毛一斤的价格很快让篓底见空。母亲攥着一叠钞票，乐了，这一大早的收获快赶上父亲一个月的工资了！随后，她又转身去割

了条肥瘦相间的五花肉。

灶房里，母亲将顾客挑剔后的野山菌洗净、归拢，足足一大碗。琥珀色的菜籽油在铁锅里沸腾。母亲将菌子撕成条，菌肉脆嫩色鲜。五花肉煨出晶亮的油泡时，蘑菇倾入锅中，“滋啦”一声爆起满屋异香。菌肉吸饱油脂后变得金黄透亮，加一瓢清水慢煨，汤里翻腾起乳白的浪花。当锅盖掀开那刻，菌香的野性与肉香的醇厚交织，兄弟4人喉结滚动的声音竟比灶火还响。

前两年，父亲病重时念叨着要喝菌汤，我们本想上山采摘，可市区附近的山野没有蘑菇。跑遍菜场，最终在市郊寻得几斤杂菌。我们没想到，杂菌炖出来的汤，父亲嚼着嘴连赞鲜美，皱纹里漾着笑意。我猛然懂得：他品味的不只是蘑菇，而是那些被太阳雨浸透的清晨——4个小脑袋在山林攒动，背篓里山货沉甸甸，脚步下希望丛生。

而今超市货架上鹿茸菇、杏鲍菇、金针菇泛着人工栽培的冷光，标注着“富含β-葡聚糖”“绿野山珍，人间至味”等字样。可我的舌尖总在雨季苏醒，渴望那枚带着松针、露水与泥土的九月香。

有一回带侄女去县里走亲戚，我们进山时，她指着松林下的土地惊呼：

“二伯，地上有星星！”原来，昨夜新雨润泽，橙红菌伞正顶开腐叶，宛如朝阳点燃的灯盏。我教她掐根覆土，啾啾作祭，就像哥哥当年那样。当小姑娘把沾泥的菌子捧到鼻尖，突然“咯咯”笑了起来：“它真好闻……”我接着补充到：“那味道是不是像太阳晒暖的树林！”侄女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兀自寻找蘑菇去了。

山野的馈赠从未断绝。当我们俯身贴近土地，总能听见自然的心跳：菌丝在腐殖质中蔓延成银河，季风送来云朵的眼泪，而人类弯腰采摘的弧度，恰是与大地最温柔的拥抱。背篓里的九月香静卧吐纳芬芳，那香气里藏着所有迷途者的故乡——只要山林仍在呼吸，童年的蘑菇便永远转着弯，等在归途。（作者系忠县永丰镇人）



处暑

□ 吴宗权

梧桐树叶泛金黄，菊漫篱边作玉妆。瓜果园中犹带笑，稻粱田里正飘香。和颜秋色看蜂舞，悦耳蝉声送雁翔。莫叹繁华终易逝，欢腾依旧醉农庄。（作者系忠县石宝中学退休教师）

金缕曲·访南园书楼

□ 刘明文

深锁南园矣。正春深、茶藤雪覆，蔷薇霞紫。风过芸笈飞花叶，簌簌玉珥敲碎。看檐角、停云闲对。漫说书中能避世，料孤光先著青衫影。松影暗，涨秋水。

十年重到身如寄。剩颓垣、蛛丝罥瓦，鼠踞翻地。唯有当年摩挲树，曾记行吟杖几。更谁辨、苔纹空翠。且向残碑寻旧梦，任荒烟细尽沧桑味。星望现，露沾袂。（作者系忠县忠州街道居民）

少年的心事

□ 向建国

无人告诉我
云朵与理想的距离
当云朵化雨落下
那滴落的，可是理想的形状
没有谁看见
理想时针一般拨动

少年的心里
总藏匿未知的悸动
理想跟随他的脚步
伫立于自我构筑的花地
添一笔新蕊，嗅一种甜香
或遇朝霞可行千里
或在草木滋润的脉络间
渐次靠近
理想漂洋如花香过海

云彩从远方来
又散落在天际里
生命是独白，亦或回响
理想若少年般纯粹
只要轻轻挥一挥衣袖
清甜的气息便漫过山野
(作者系马杨街道农业服务中心退休职工)



剪纸作品展示

□ 刘宜成 (作者系忠县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)



柑橘之城 橙汁之都

洪武十二年 ⑥5

□ 李浩白

朱标待他静了下来，才冷不丁地刺出一句：“父皇，制造宋明德冤案的，恐怕不仅仅是陆仲亨一人吧？”

朱元璋锋利的目光在朱标脸上一晃：“胡相国和中书省毕竟给朕筹来了几百万两饷银，朕也不能不对他们留几分薄面。”

朱标直逼而来：“脓疮若不及时挤掉，只恐会越长越大！”

朱元璋眼眸深处闪烁着锐利至极的寒光：“既是脓疮，那就暂时任由它长大吧！它长得若是够大，朕

还没心思向它动手呢！等它长大了，到时候朕才能把所有的脓液挤得干干净净！”

朱标悠悠一叹：“父皇，虎狼若是多存一日，百姓就会多遭一份罪苦啊！”

“一个两个虎狼其实除，关键是朕想把那些‘虎窝’、‘狼窝’全部端掉啊！”朱元璋深深地注视着朱标，“标儿哪，你可懂了？”

朱标低下头去，不再多言。“好了，好了，这个案子，朕已经让拱卫司直接介入了，什么真相、什么秘宝，马文锐他们一定能千方百计地给朕‘刨’出来。你就不再管了。”朱元璋肃然问道，“标儿哪，你此番巡游浙西，有何所见？有何所闻？”朱标直言道：“儿臣觉得各地守令都嫌俸禄太低。”

朱元璋愕然而道：“怪了，本朝七品县令年俸四十五两白银，怎么会低？农村里一户八口之家，全年

的耕作所得也不过是十两白银！用三十六个农民汉子来出钱出力供养一个肩不能挑、手不能提的县老太爷，哪里就亏欠了他？他还敢嫌俸禄太低？”

“父皇，那些守令还要用这四十五两白银支付衙门差役、奴仆等人员的各种开支，落到他们手上也真的剩下几两银子了……”

朱元璋晒然一笑：“他们自己可以‘多劳则多省’啊！他们如果一个人精敏能干，就可以少请几个仆役，自然也就为自己多攒了几钱银子嘛……”

朱标被激得都快哭了：“父皇！此事决非儿戏！”

朱元璋暗暗一叹，只得敛容定神，向他认真讲道：“标儿哪，你有所不知：朕这样做，就是要让他们习惯于淡泊明志啊！古语有云，‘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’。这些守令既然

想来当官入仕，就决不能有‘因官牟利’之杂念！‘若想发财休当官，若想当官休贪财’！朕这是用淡泊之道来磨砺他们啊！”

“你看朕——朕身为天子、富有四海，一顿所食也不过四菜一汤！每年开支也不过才几十两白银！朕能淡泊而自持，他们就做不到？朕都守得住这一份清俭，他们就守不住？朕已以身作则，自然也不怕他们有何怨念！”

朱标张口还想劝谏，朱棣暗暗扯了扯他的袖子，开口转圜道：“大哥，你看：而今海内尚未完全底定，辽东要用兵、云南要用兵、备倭要用兵！百官上下若不厉行节约、勒紧腰带，怎能换来一个‘金瓯无缺’的太平盛世？只要他们跟着父皇熬了过去，儿臣相信父皇将来自会好好优恤他们的！”（未完待续）

大战金兵而死的王士言和出征阵亡的众武将 ②7

——宋代遥郡忠州的忠义将

□ 袁代奎

王士言：(? ~ 1126)，武举进士，累立战功，西北服其威名，宣和元年(1119)擢河东廉访使者。方腊为寇，诏择材略之士，冯熙载荐为“东南第三将”，首解嘉兴之围。靖康元年(1126)诏以浙西兵往河东，防备金兵趁秋高马肥时南侵。12月4日完颜宗翰攻克泽州(今山西晋城市)，王士言毕力守御，金兵日增，他自分必死。他将力屈，城西南遂陷，乃使亲兵持剑杀出重围归报，自己巷战而死。朝廷追赠他拱卫大夫、忠州团练使，官其后五人。

王辉：青州人，亦尝为栗传督巡检。靖康初，诏起义兵，辉应募，立奇功，官至正使，寓吉州。淳熙二年(1175)，茶寇犯邑，郡以王辉骁勇，檄之使行。至胜乡，地险，王辉勇于进，士卒不继，为贼所得，以刃加颈欲全之，辉含血大骂，遂死。帅司以闻，赠忠州刺史，与恩泽二人，立庙罗陂。

郭洪：德顺中安堡(今宁夏西吉县)人。从军积功升至武经郎，为泾原第八副将。金兵犯陕西，渭州(今甘肃陇西东南)主将以下叛降，独郭洪极力反对。大声痛斥，主将恼羞成怒，将他打入监狱，派人威胁利诱，逼他一起投降金兵。郭洪奋而大呼：“大丈夫今得死所矣！终不能受污。叛逆大恶，天地所不容，我虽被你们杀死，誓不尔贷，当诉于地下耳！”主将及其同僚恼羞成怒，遂将其杀害。建炎三年(1129)，宋廷追赠他武翼大夫、忠州刺史。

田遂：绍定四年(1231)11月，“诏忠义总管田遂力战而死，赠武节大夫、忠州刺史，加封立庙”。

孙安道：武显大夫，为应天府兵马铃辖，金兵下淮南，城陷不得归。谋挺身还朝，为人所告而死。朝廷赠忠州刺史。（作者系忠县政协退休干部）